

姓名：梁柏希

字數：1649 字

文章推薦: 韓良露《城市時間的臉》

城市是由無數個生命體建成，而城市的景觀則見證著城市的變遷，也同時裝載文化與每一代人的回憶。在城市發展的歷史變遷中，長期積澱的文化厚重成為一個城市最基礎、最本質、最深刻的內涵和底蘊。每個城市的文化都內涵於其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需要有歷史沉澱和根脈作為傳承載體，才能彰顯城市應有的靈魂和品格。城市發展是必須的，但城市文明發展的同時，要如何保持城市舊有的文化？或者說，我們真的有嘗試保有舊有文化嗎？

《城市時間的臉》正是探討這個問題。作者韓良露是一個熱愛旅遊的人，曾走過各種名山大川，看過湖光山色，對閱讀、文化有深度的見解，也寫過不少與飲食和旅行為主題的散文。這次在《城市時間的臉》中，作者帶讀者以一個長者的角度，描繪了幾個城市的變化，從十里洋場的舊上海，到鱗次櫛比、燈紅酒綠的上海，從衣冠文物的江戶，到繁榮昌盛，萬家燈火的東京，文字的一字一句都引人入勝，尤其對人、物、與城市的描述，仿如親臨其境地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與作者一起穿梭各個時代的城市的面貌，繼而抒發對不同時間之臉的感受。

文中的各城市對於經濟發展的憧憬和文化變遷相形見绌，變成截然不同的時間之臉，韓良露眼中的東京令我尤其深刻。從江戶時代到重工業時代，再經歷文明的洗禮變成現今的國際大都會，人民也從武士、農民、工人，到以商業為本的社會人，不只是經濟實力提升，文明質素也大大改善。現今東京人總能給其他人一種高效率又彬彬有禮的感覺，但過度的禮儀會否也將成為人民的心理負擔？試想作為服務業的店員一天中多次鞠躬，日式旅館的員工跪在地板上接待客人，乘客在地鐵上不能高談闊論，想起也有一點壓抑吧，所以當東京與國際文明同化、經濟發展快速時，韓良露卻認為京都擁有張比東京更奇特的時間之臉。與東京壓抑的集體主義相比，京都既有國際文明化的商業發展區，也有著屬於平安京時代的寺院、神社和生活文化，新舊陳雜成就京都這張截然不同的時間之臉。這讓我回想數年前遊歷京都，在京都近郊中走過無限和風的寧寧之道、金箔裝飾外觀的舍利殿、竹林聳立的嵐山，又走過車水馬龍的四條河原町、熙來攘往的京都車站和大大小小的商店街，從京都塔上眺望下去，看不見高聳林立的大廈，只看到一家一戶的小房屋。晚上除了連鎖餐廳，也有日本獨有的居酒屋和屋台，老闆大多很熱情，客人之間也會一起乾杯，充斥着滿滿的人情味，偶爾還能看見穿著和服的大和鉋子、五彩繽紛的夏日花火大會和神輿祭典。曾經的戰亂與紛擾如今沈澱為豐富的人文文化風情及古色古香的風華，全刻印在京都這個千年古都的一樹一木，新舊共存，理性文明中仍繼承了

那股粗疏熱落之情，恬靜而美好，就像作者韓良露說的一樣：「京都的時間之臉，永恆佑平安」。

說起東京和京都，讓我想起香港近代的文明發展。香港近 10 年像是在急速的「紳士化」，街道正逐漸被美輪美奐的商場所取締，為了中環填海工程而拆遷的天星小輪碼頭，為了藍屋建成而強迫一中書院和華陀醫院的居民搬遷，為了土地發展而拆除雀仔街，為了吸引遊客便以「凌霄閣」取代陪伴香港百年的「老襯亭」，我不否定城市的發展，但為了經濟指標而大興土木，雖說科技進步了，學術水平提高了，香港人變得富有了，但自身本土的文化卻倒退了。不只是街道，現在愈來愈多餐廳都有着同樣的國際面貌，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而一些香港本土獨有的餐廳，像是豪華餅店的蛋撻、越華會的炒蟹、蓮香樓的米線、珍寶海鮮舫的燒風鱈卻再食不到，我們真的希望如此嗎？現在的香港，還是以前的香港嗎？至少以我角度，香港本是我的家鄉，卻也慢慢地變成一個陌生的城市。

當然，社會發展的巨輪是不會停下來的，萬事萬物都無時無刻地在變，正如王大空在「不要怕改變」中所說，我們不能讓水停止流，不能讓地球停止運轉，寧可抱殘守缺，也害怕改變是不行的。若不拋棄那些不健康的懷舊，總是感嘆一代不如一代，不願接受新文化，社會是不能進步的。不過雖說新舊文化從來不是對立，新舊文化也同樣重要，但當城市文明發展與舊有的文化衝突，要如何保持城市舊有的文化？正如韓良露在《城市時間的臉》留下的難題：「要如何平衡理性與感性之城？」也許這個是個大家值得深思的問題。